

# 文字的幻景

The Vision of Words

戴阿宝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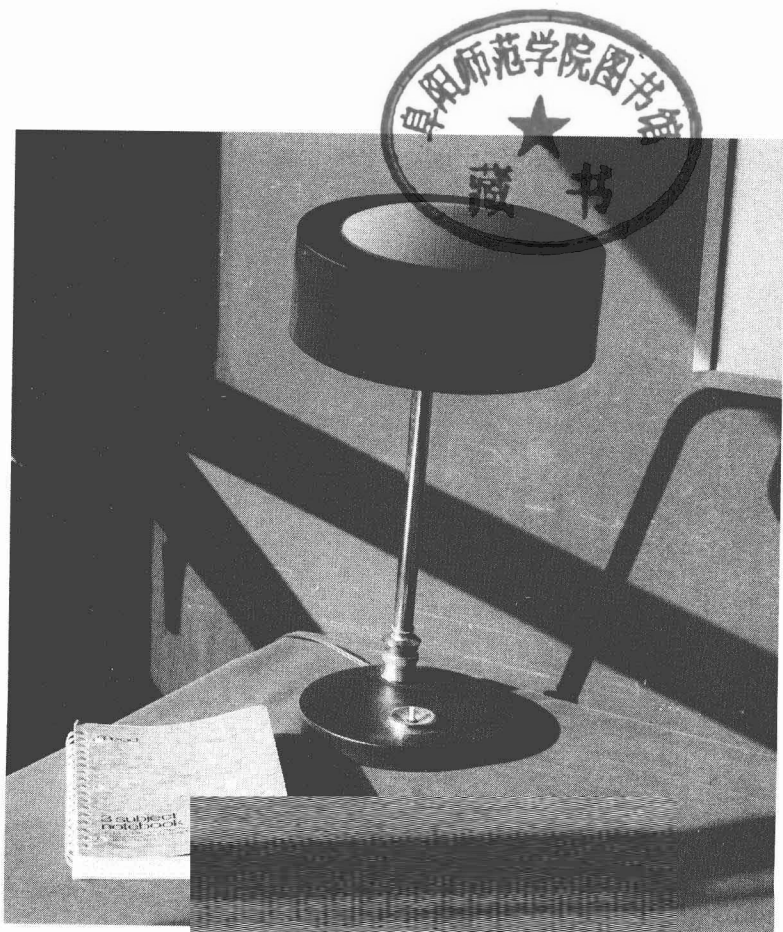


南京大学出版社

# 文字的幻景

The Vision of Words

戴阿宝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的幻景 / 戴阿宝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

(当代学术与批评)

ISBN 978-7-305-08140-8

I. ①文… II. ①戴…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4579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与批评  
书 名 文字的幻景  
著 者 戴阿宝  
责任编辑 芮逸敏 杨全强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25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8140-8  
定 价 26.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件 [Press@NjupCo.com](mailto: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mailto: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文字的幻景

# 目 录

## 辑一 渲染

- 我为什么放不下一百年前的鲁道夫·奥伊肯? . . . . . 3
- 乔姆斯基的“肉搏战”与公共领域的限度 . . . . . 13
- 埃菲尔铁塔的远眺 . . . . . 21
- 墨菲与清华园空间的跨越 . . . . . 33
- 物何以也能“文明”? . . . . . 41
- 友情化理论旅行政治学之可能 . . . . . 54
- 身体的“拍拖”:汪民安与尼采 . . . . . 61
- 刘禾的话语政治与一个汉字的档案学诠释 . . . . . 76
- 陈徒手构造的文字与意义 . . . . . 98
- 《老子》给了王蒙什么“帮助”? . . . . . 111

## 辑二 鼓噪

- 09 回首,我欣赏的一个字:被 . . . . . 133

|                                   |     |
|-----------------------------------|-----|
| 国家记忆与个体记忆 . . . . .               | 140 |
| 口水战之外的闲事与闲言 . . . . .             | 144 |
| “官进学退”的学术生态 . . . . .             | 151 |
| 下跪门:从人的艺术到人的行为艺术 . . . . .        | 156 |
| 杨祖陶的手工作坊与邓晓芒的电脑终端 . . . . .       | 165 |
| 气候风暴:一场房间里的“讲政治” . . . . .        | 174 |
| 我们为什么要仪式化地生活? . . . . .           | 181 |
| “假恋”与真假之间的游戏 . . . . .            | 189 |
| 消费社会与公共空间的女性如厕 . . . . .          | 199 |
| 吉他、通道与“西单女孩” . . . . .            | 207 |
| 2012:美国人要把什么留给未来世界 . . . . .      | 211 |
| 王安祈与台湾京剧的前程 . . . . .             | 222 |
| 媒体于丹:审美去魅时代的一抹暖色 . . . . .        | 231 |
| 官本艺术与赵本山小品的意义 . . . . .           | 255 |
| 张艺谋生命中的那棵“山楂树” . . . . .          | 263 |
| <br><b>辑三 宛转</b>                  |     |
| 我所采访的李泽厚 . . . . .                | 271 |
| 大师与饭碗 . . . . .                   | 281 |
| 人死后的“活”法 . . . . .                | 287 |
| 狗的生存哲学 . . . . .                  | 292 |
| 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三八节”有感 . . . . . | 300 |

|                           |     |
|---------------------------|-----|
| 母亲与她的家族史写作 . . . . .      | 309 |
| 咖啡馆:我所向往的一种生活情调 . . . . . | 316 |
| 捍卫情感 . . . . .            | 321 |
| 后记 . . . . .              | 326 |

辑一 渲染



## 我为什么放不下一百年前的鲁道夫·奥伊肯？

在我的书柜里，有一本非常薄的小书，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中的一本，作者是生活在 19、20 世纪之交的德国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道夫·奥伊肯，书名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sup>①</sup>。就是这样一本 100 页左右的小册子，多年来却让我一直放不下。翻到书的衬页可知，我是 1997 年 6 月 18 日在风入松书店购得此书的。如果以买回来就阅读计算，那么，这一阅读行为至少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十多年间，我应该是读过一些书的，随手翻过的书也不会少，但记忆里保留下来的却不是很多，而这本小册子的一些内容却始终不曾从我的记忆中被抹掉，以至于我今天还有这样的冲动，要把奥伊肯在书中透露的困惑以及他对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在这里讨论一番。我想，一百年前的奥伊肯无论如何也还有值得当下人加以留意之处，不应该被遗忘。

奥伊肯的这本小书眉目非常清楚，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今日

---

<sup>①</sup> 该书于 1908 年以德文出版，万以根据 1913 年的英译本翻译为中文，1997 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问题状况”，其次是“回顾与展望”，最后是“试图重建”。下面我就简要勾勒其中的关键之点，而就是这些关键之点让我至今难以释怀。我的思考也就在这些关键之点上展开。

奥伊肯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生活可有意义与价值？”<sup>①</sup>关于这样的问题的提出，按照中译者的背景介绍，这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德国和法国生命哲学大行其道的一个结果，当时比较时髦的研究话题就是人的生命、人的生活、人的价值、人的历史文化等。也就是说，奥伊肯选择这样的话题来谈，是不能“免俗”的一个表现，这本书的出笼以及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有历史依据的，也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奥伊肯警觉地注意到，“现代的文化”（他当时所处时代的文化）破坏了人类传统的价值诉求，人的生活根基遭到瓦解。可以想见，由宗教和内在论唯心主义支撑的整个人类的信仰体系和道德体系逐渐失去光环，这对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不能不是毁灭性的。奥伊肯说：

全靠宗教向我们启示了一个独立的内心世界，坚持了动机纯洁本身的绝对价值，给生活注入了一种高尚的严肃性，使我们体验到由否定的痛苦到信仰的喜悦这一过程的激动人心的紧张和趣味。是宗教打破了自然主义生活图式僵硬、狭隘的限制，唤醒了人们对爱情与不朽的莫大向往，第一次给了心灵一种真正

---

① 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万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 页。

的、精神的历史,并使这种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中心。内在论唯心主义又一次引发出人的一切力量,最大限度地使用它们,同时促使它们和谐一致地发挥作用;它使人超越个人的特定自我的渺小和平凡,与宇宙缔结一种精神交流关系,并且,通过把真与美密切联系起来,它创造了一种具有罕见力量并享有盛誉的生活类型。<sup>①</sup>

按照奥伊肯的想法,如果说宗教拯救了人类本身,那么内在论唯心主义就拯救了人类个体。前者使人获得了精神价值和精神力量的维度,使人的内心世界成为一切信仰和价值的源泉;后者则使人意识到只有把自我与整个人类、整个宇宙和谐地融为一体,真正的美和善才能降临人间,才能使小我在大我中找到生命的美景和理想的蓝图。但是,现代文化的出现打碎了人类的这种乌托邦式的内心宁静和理想境界。

那么,文化这东西在奥伊肯的时代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所谓的“现代的文化”到底出现了怎样的不同以往的改变,使得奥伊肯有了这般的难以解脱的焦虑?

奥伊肯一言以蔽之:“现代的进步,往往把生活兴趣的中心从不可见世界转向可见的世界。”<sup>②</sup>由此,人的快乐的源泉从昔日的追寻心灵的满足和精神的愉悦到现今的谋取外在的快乐,而实现的途径

---

① 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第12—13页。

② 同上,第14页。

则是通过人的自身劳动。让奥伊肯格外苦恼的是,“在劳动与心灵的冲突中,生活被撕裂了”<sup>①</sup>。这就是这位哲学家在 19 世纪末所遭遇到的莫大的困惑。

我对奥伊肯从知识学的角度来讨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特别在意,对于当时哲学界流行的各种主义也只有耳闻,缺乏足够的耐心去翻检材料加以描述——无论是他在书中所提及的自然主义、理智主义,还是纯粹人本主义。我所关心的是这些主义到底提供了怎样的思考上述困境的立足点。以我个人的观察,几乎是在稍早或同一时期,波德莱尔在巴黎大街的游荡,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的提出,弗洛伊德对人的非理性层面的揭露……都不同程度地触及到这样的问题,即人的精神家园的失落,而这一失落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就在于外在的物质性日益深入到人的日常生活,从而也深入到人的精神生活,而人的存在也由此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出现了难以弥合的矛盾和冲突。

按照奥伊肯的说法,面对此一变局,自然主义力图把人同化于自然,在机械因果律和必然性中规范人的存在;理智主义以思想的优先地位统辖一切,使生活徒具形式性和幻想性,缺乏实际的活生生的内容;纯粹人本主义面对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矛盾,一筹莫展;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集体主义与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对立。奥伊肯说:“社会主义的文化,不管它的政治制度有多自由,都不

---

<sup>①</sup> 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第 17 页。

可避免地要压制个性,把所有人减低到同一个单调划一的水平上。”<sup>①</sup>与此相反,个人主义的问题则在于,尽管它使个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也赋予了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但是,当它把自己打扮成全部的终极真理时,却必定因为无法寻求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而走向自身的空虚和贫乏。可见,各种主义在回应上述的困局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束手无策的一面。在奥伊肯看来,唯一的解决方法是通过精神境界的提升而弥合身心之分裂,达到人之完整的存在。“对世界的厌倦和对它的种种局限的深刻不满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我们觉得,倘若人不能依靠一种比人更高的力量努力追求某个崇高的目标,并在向目标前进时做到比在感觉经验条件下更充分地实现他自己的话,生活必将丧失一切意义与价值”。<sup>②</sup>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最终必须完整地实现他自己,完整地感觉他自己,并且为这种完整要求一种内容……”<sup>③</sup>人的完整存在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寻求一种“崇高的目标”,它是由来自人之外的一种更高的力量推动的,是一种宗教传统之外的精神存在。

毫无疑问,奥伊肯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更加凸显和迫切。在强大的物质现实的压力下,人的身心日益分裂,人的精神日益萎缩,人的心灵不得安宁,人的灵魂无处安放,这样的窘境对人来说是空前的,人的存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当然,一个

---

① 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第35页。

② 同上,第41页。

③ 同上,第47页。

更为迫切的问题是,人的精神危机导致人在现实中存在的合理性遭到质疑,人的现实义务、人的伦理规范、人的道德责任,这一切几乎都遭遇无法挽回的崩溃。这样的一种状况在奥伊肯的时代已经有所表现,而痛苦中的奥伊肯尝试着在哲学框架下面对这些问题,也试图通过哲学批判来解决这些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个人并不看好奥伊肯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因为这样的问题不是任何一位哲学家所能够回答的,也不是任何一种理论构想就可能消弭的。

奥伊肯提供的方案是这样的。首先处理好实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强大的实在压力下,精神的存在意义或精神价值的实现可能到底在哪里呢?奥伊肯提出要用精神之力来包容实在之力。请看看如下的这两段话就会明白奥伊肯的良苦用心:

精神生活要摆脱我们的有限性,势必在同时表明它自身的独立性与本质上的普遍性。然而,这种普遍性所涉及的要求不可能满足,除非精神生活显示它自己不只是一种已经存在的实在的附加物,相反,是实在本身极深刻内容的展现,实在正是在这里获得自我直观性并显示出一种深刻的意义。<sup>①</sup>

人若不摆脱其特定生存形式的有限性,承认精神生活即现实的自我直观性乃是他自身本性的本质,他便不可能把自己提

---

<sup>①</sup> 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第60页。

高到自然之上……在它提供给我们的生存背后，永远有一种深刻的、无法满足的渴望。它是一种情绪极为热烈的生活，但它缺乏实质；倘若精神世界将提供这一实质的话，我们就必须在那里寻找我们的真实本性，那里的要求，不是努力追逐某种遥远的东西，而是回到人的自我，实现人自己的本性。<sup>①</sup>

其实，奥伊肯谨慎地区分了两精神形式：一种是归属于神或上帝的精神，一种是归属于自我的精神。在个体存在变成首要的存在之后，这样的思考是必然会发生的。倘若说精神成为个体之精神，而不再是神的精神或上帝的精神在人身上的普照，那么，作为个体之精神马上就会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个体无法独立存在，他必然要与世界打交道，与世界发生必然的联系，在此一过程中，个体之精神该如何面对世界、与世界发生关系呢？奥伊肯提出，这里需要的是跨越世界与精神之间的鸿沟，把世界提升到一个高度，使它成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使它获得普遍的意义，从而使它成为“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是精神充溢的生活，我们的世界是精神安放的世界，我们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在这样一种精神性的从而也是普遍性的获取中有了实现的必要和可能。

具体而言，奥伊肯提供了三方面阐释，以便上面的论题得以有效展开：一是稳固基础的获得，即“把人作为构造一个世界的出发

---

<sup>①</sup> 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第61—62页。

点”<sup>①</sup>，以区别于传统的把世界作为人的研究的出发点，当然，这样的人必须是具有独立的精神生活的，其中人与世界的对立已经克服，人的精神活动既是世界的展示，又是个体的经验；二是自由与首创精神的成长，这就是要在摆脱外在机械因果律钳制的基础上，获得一种心灵上的真正自由，“这种精神生活的占用（我们不妨说个人化）首次在心灵内部唤醒了一种确信，使自我表现有可能达到完全的自由和自觉，而这是一切推动人类进步与革新的伟大的创造性劳动所必需的”<sup>②</sup>。三是对自然人的控制，关键是要确立精神生活对人存在的意义，把握好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精神生活在人身上的直接展示必然说明它是最基本、最直接的，是生活的真正基础，所以至此一直被认为是最直接的东西，如感官世界甚至社会世界，现在都被降到次要的地位，都必须在这个精神的法庭面前证明它的权利”<sup>③</sup>。奥伊肯认为，这样的三个方面问题的解决才可能使精神生活获得真正的地位，从而使人的生活克服现代危机中获得意义和价值。

按照我的理解，奥伊肯生活的时代，尽管西方的工业化已经进行到一个相当高的阶段——蒸汽机的使用，电的发明，机器工厂的大规模运作，都市的成长；更为关键的是，人已经与神彻底分离开来，上帝与人在哲学层面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一切的一切都会对人的现实生活状况造成巨大的冲击，那一时代人的恐慌和幻灭感会是空前的，他们自身经历了从心灵作为高傲的白天鹅沦落到灰溜溜的丑小鸭的沧

---

① 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第63页。

② 同上，第68页。

③ 同上，第71—72页。